

張詩詩

氏

詩

說說說





說

詩

著 惕 周 惠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詩說及其他二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
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借
月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附
指海本所載提要於後

甚哉。說詩之難也。自孔子刪定六經。教授弟子。於詩則屢言之。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。一語會心。則反覆興嘆。以爲可與言詩。外此無聞焉。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。著爲小序。略言作詩之旨。而未有論說。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。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。蓋其授受有自也。至唐韓昌黎。始疑詩序非子夏作。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。蘇灤城因之著詩傳。其說與漢儒異矣。然猶不廢小序也。至宋朱紫陽刪去小序。另爲一編。又與歐蘇異矣。然猶不廢注疏也。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。并傳注去之。比朱子則加甚矣。然猶間有去取也。自是以後。學者厭常喜新。屏去一切訓詁。而鑿空臆造。雖悖於經。畔於道。弗顧也。嗚呼。詩學之廢久矣。惠子元龍嘗讀詩而病之。因著詩說三卷。其旨本於小序。其論采於六經。旁搜博取。疏通證據。雖一字一句。必求所自。而攷其義類。晰其是非。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。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。庶幾得詩人之意。而爲孔子所深許者歟。惠子通經績學。以詩古文鳴於時。當事嘗以其名聞。徵詣公車。以父憂不赴。人咸爲之侘僚太息焉。然今天子崇尚經術。登進方聞。如漢石渠天祿故事。相與揚挖古今。稱道盛美。作爲詩歌。以繼雅頌之後。非惠子其誰屬哉。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。余愛其書。爲錄一通。序而藏之以俟焉。癸亥秋七月。濟南德水田雯書。

漢興距孔子既遠。世之言經者。恆各守其師說。異同離合。紛若聚訟。而莫能彙於一。蓋無甚於詩與春秋。顧春秋主事。凡事之是非曲直。瞭然於簡策之間。則三傳之得失。猶易辨也。詩獨主志。所謂主文誦諫。與言之無罪。聞之足戒者。其辭則隱。其旨則微。或美或刺。或似美矣而實刺。往還從百世之下。涵泳紬繹。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。卽如一關雎也。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。一黍離也。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。一采芣也。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。一商頌也。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。意義乖反。視春秋則尤甚焉。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。欲以廣學者之見聞。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。自唐世盛行毛鄭。而齊魯韓三家遂亡。明世盛行朱注。而毛鄭又雖存亦亡。今令甲所示。學宮所肄者。朱氏一家止耳。原其初。非不合於先王一道。德同風俗之指。然而學者尋章摘句。保殘守陋。必自此始。此詩教之所由壞也。吾門惠子元龍。好爲淹博之學。其於諸經也。潛思遠引。左右采獲。久之而恍若有悟。間出己意。爲之疏通證明。無不悉有依据。非如專門之家。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。其所著詩說先成。多所發明。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。果合與否。然博而不蕪。質而不俚。善辨而不詭於正。亦可謂毛鄭之功臣。夾漈紫陽之諍子矣。余固晚而有志經學。顧年及昏耄。聞見遺忘。輒撫卷嘆息。以爲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。故樂得而序之。邱南老鈍汪琬序。

詩說卷上

清 東吳 惠周惕 硯谿著

風雅頌以音別也。雅有大小。義不存乎小大也。自序之言曰。雅者。王政所由廢興。政有大小。故詩有小雅。有大雅。小大正之名立。而辯難之端起矣。難之者曰。常武六月。同一征伐也。卷阿鹿鳴。同一求賢也。大小何以分耶。解之者曰。常武王自親征。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。卷阿爲成王。鹿鳴爲文王。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。難之者曰。然則江漢宜在小雅。成宣宜在大雅。今何以或反之。或錯陳之也。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。大雅朝會之樂。受釐陳戒之辭。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。直言其事者。雅之體。純乎雅之體者。爲雅之大。雜乎風之體者。爲雅之小。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。婦人女子能道之。雅則士君子爲之也。小雅非復風之體。然亦間有重複。未至渾厚大醇。大雅則渾厚大醇矣。三家之說。朱氏於理爲長。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。序旣以政爲言。則大小必有所指。此辯難之所以紛紛也。按樂記師乙曰。廣大而靜。疏達而信者。宜歌大雅。恭儉而好禮者。宜歌小雅。季札觀樂。爲之歌小雅曰。美哉。思而不貳。怨而不言。爲之歌大雅曰。廣哉。熙熙乎。曲而有直體。據此。則大小二雅。當以音樂別之。不以政之大小論也。如律有大小呂。詩有大小明。義不存乎小大也。

公羊傳曰。什一而稅。頌聲作。序曰。美盛德之形容。以其成功。告於神明者也。然雅詩。家父作頌。以救王誼。左傳。聽輿人之頌。原田每每。舍其舊而新是謀。刺亦可言頌矣。國語。誓獻典。史獻詩。師箴。謏賦。矇誦諫。亦

可言頌矣。按禮學樂誦詩舞勺。文王世子春誦夏弦。孟子誦其詩讀其書。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。太師辭。師曹請爲之。遂誦之。漢武帝定郊祀之禮。乃立樂府。采詩夜誦。師古注曰。夜誦者。其言或祕不可宣露。以是觀之。比音曰歌。舉其詞曰頌也。豈宗廟之詩。旣歌之而復誦之歟。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。旣比其音。復誦其辭。俾在位者皆知其義。所以彰先王之盛德。故曰頌。至於所刺所諫。欲聞其人之耳。故亦曰頌也。樂記曰。清廟之瑟。朱弦而疎越。一唱而三歎。又曰。君子於是語。於是道古。豈卽頌之義也歟。鄭氏頌譜。頌訓爲容。蓋漢讀然也。漢書儒林傳。徐生善爲頌。師古注。頌讀與容同。是也。孔氏正義。頌之言誦也。誦今之德。廣以美之。是誦卽頌也。

正變之說。出於大序。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。其後諸儒皆從之。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。而葉氏程氏集說見

其略言之。如美衛武。美鄭武。美周公。美宣王。刺衛宣。刺鄭莊。刺時。刺亂。刺宣王。刺幽厲。此顯言美刺者也。如莊姜傷己。閔無臣。思周道。大夫閔時。衛女思歸。思君子。南征。復古。此隱言美刺者也。美者可以爲勸。刺者可以爲懲。故正變俱錄之。編詩先後。因乎時代。故正變錯陳之。若謂詩無正變。則作詩無美刺之分。不可也。謂周召爲正。十三國風爲變。鹿鳴以下爲正。六月以下爲變。文王以下爲正。民勞以下爲變。則序所謂美與刺者。俱無以處之。亦不可也。

胡氏春秋集傳曰。孟子曰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。然後春秋作。蓋自黍離降爲國風。天下無復有雅。而

王者之詩亡矣。春秋作於隱公。適當雅亡之後。謂詩亡者。雅詩亡也。夫詩必雅而後爲詩。則周召十三國風。不得謂之詩歟。詩有美刺。而風亦有美刺。雅有諷諭。而風亦有諷諭。安在風不如雅。無與於詩亡之數也。卽曰十三國風。朝會燕享。不歌其詩。而二南則鄉飲用之。鄉射用之。房中用之。安在風不如雅。無與於詩亡之數也。苟風與雅同謂之詩。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。而孟子謂之詩亡。然後春秋作。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。按小雅六月序曰。小雅盡廢。則中國微。則雅亡於幽厲矣。列國之詩。終於株林澤陂。則風亡於陳靈矣。陳氏曰。檜亡。東周之始也。曹亡。春秋之終也。於檜之卒章曰。思周道也。傷天下之無王也。於曹之卒章曰。思治也。傷天下之無霸也。合而觀之。雅之亡。亡於無王。風之亡。亡於無霸。雅亡而風存。人猶知是非美刺也。迨風雅俱亡。而詩遂掃地盡矣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。孟子曰。其事則齊桓晉文。齊晉者。春秋之始終也。宣公十一年冬。楚子入陳。明年六月。遂有邲之戰。是時楚莊始霸。而晉始衰。未及十年。成公會楚公子嬰。齊於蜀。又及楚盟。天下政枋。自此盡失。不可復挽。故風所以終陳靈也。詩之所以亡。孟子固微言之。人特習而不察耳。

周禮大師教六詩。曰風。曰賦。曰比。曰興。曰雅。曰頌。大序引以爲說。蓋風雅頌者。詩之名也。興比賦者。詩之體也。名不可亂。故雅頌各有其所。體不可偏舉。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。自三百篇以至漢唐。其體猶是也。毛公傳詩。獨言興不言比賦。以興兼比賦也。人之心思。必觸於物。而後興。卽所興以爲比。而賦之。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。毛氏之意。未始不然也。然三百篇惟狡童。褻裳。株林。清廟之類。直指其事。不假比興。其餘

篇篇有之。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。始謂之興。則幾於偏矣。詩或先興而後賦。或先賦而後興。如簡兮至卒章始云。山有榛。隰有苓。之類是也。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。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。則又拘於法矣。文公傳詩。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。無乃失之愈遠乎。

文心雕龍曰。毛公述傳。獨標興體。以比顯而興隱。鶴林吳氏曰。賦直而興微。比顯而興隱。故毛公不稱比賦。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。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。且曰。關雎興詩也。而兼於比。綠衣比詩也。而兼於興。類弁一詩。興比賦兼之。則析義愈精。恐未然也。

二南二十二篇。皆述太姒之事。然一太姒也。何以爲后妃。何以爲夫人。一文王也。何以爲王者。何以爲諸侯。或曰。文王於商爲諸侯。及受命追王。則爲王者。太姒亦然。時有先後故也。然追王後是諸侯。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。有是理乎。昔者歐陽公嘗疑之。而不得其解。因取魯詩衰周之說。以爲近之。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。於理未安。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。而未有所發明也。按小序曰。關雎后妃之德也。葛覃后妃之本也。卷耳后妃之志也。云云。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。後之訓詁家。推跡其自始。以爲太姒耳。儀禮鄉飲酒鄉射。皆合樂周南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芣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。則周公作儀禮時。已有周南召南。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。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。旣爲房中之樂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。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。今讀其詞。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。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。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。小雅鹿鳴燕羣臣。四牡勞使臣。常棣蕤兄弟。伐木燕朋友。

何嘗謂如何羣臣。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。古之燕享皆有樂。樂必有詩。歌詩必類二雅。如此者極多。何風獨不然也。難者曰。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。曰。不然也。作詩之意。或本於文王太姒。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。周自姜姬兆祥。至太王有姜女。王季有太任。文王有太姒。累世婦德。至太姒而始大。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。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。其實不可考矣。若泥是求之。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。左右皆不能合者也。

或問曰。鄭謂文王受命。作邑于豐。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。是爲周南召南。其說然歟。曰。非也。二公之封。在武王克殷之後。樂記所謂三成而南。四成而南。國是疆。五成而分。周公左召公右。是也。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。不言文王。惟江漢四章。有文王受命。召公維翰之語。鄭或據是以爲文王。然以召南言之。甘棠三章。三詠召伯。當是時。文王已爲西伯矣。而復命召奭。是一國而二伯也。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。爲文王耶。揆之二者俱未安。是以知鄭說之非也。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。曰。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。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。所謂善則歸君。臣子之義也。且微獨二南而已。豳七月八章。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。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。而二南獨謂之文王。何也。

魯之無風也。鄭曰。周尊魯。故巡狩述職。不陳其詩。其果然者耶。幽厲以後。王者之不巡狩久矣。十三國風誰采。而誰錄之耶。天子賞罰。視其詩之貞淫。天子尊魯。何妨采其詩之貞者。以示異於天下。乃併其美而掩蔽之。安在其尊魯耶。縱天子不采。魯亦不當自廢。何季札觀樂。徧及諸國。而魯乃寂無歌詩。又何耶。魯

之有頌也。鄭曰：孔子錄之，同於王者之後，蓋言褒也。朱子曰：著之於篇，所以見其僭，蓋言貶也。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。雅頌爲天子之詩，故致論說之紛紛也。余聞之師曰：類藳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，是天子之詩也。雅頌之中，小雅有賓之初筵，大雅有抑，頌有魯，是皆諸侯之詩也。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，雅頌專屬之天子也。足以破衆說之紛紛矣。

詩說卷中

其風肆好。風之義也。風自火出。家人。關雎之義也。觀風之所被。君子知及物之理焉。求風之所自。君子悟反身之學焉。

葛覃之詩曰。曷澣曷否。歸寧父母。言女子之適人者。有省父母之禮也。泉水。蟋蟀。竹竿之詩曰。女子有行。遠父母兄弟。言女子之適人者。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。兩者牴牾如此。而春秋左氏傳曰。凡諸侯之女。歸寧曰來。趙匡曰。諸侯之女既嫁。父母存則歸寧。不然則否。穀梁傳曰。婦人既嫁不踰竟。踰竟非禮也。又各自爲說如此。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。故得歸。衛女之父母不在。故不得歸。其在與不在。無論荒遠不可據。就令可據。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。何以并及父母。而一再言之不已也。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。著其儀節云何。如納采。問名。納吉。納徵。請期。親迎之類。不應詳於未昏之前。而略於既昏之後。如此其疎脫也。愚嘗求之孔子之意。而知歸寧之說非也。於何知之。於春秋知之。春秋莊二十七年冬。書杞伯姬來。左氏曰。歸寧也。杜氏曰。莊公女也。莊公在而伯姬來。則正與歸寧之禮合。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。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。不寧惟是。春秋桓三年。齊侯送姜氏于謹。莊二十七年。公會杞伯姬於洮。皆譏也。齊僖於姜氏。魯莊于伯姬。父子也。父之於子。猶不可送焉會焉。況女之來歸於父母乎。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。然則后妃亦非禮乎。曰。此毛傳之誤。非詩意也。序曰。葛覃。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。志在女功。

之事。躬儉節用。尊敬師傅。可以歸寧。父母云云。蓋以其爲女。知其能爲婦。所謂無父母貽糴者也。公羊傳曰。婦人謂嫁曰歸。是也。序說自長。而毛傳因左氏誤焉。非詩之意然也。諸家之論。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。趙匡曰。譏無父母而來也。蓋謂伯姬桓公女也。杜氏先於趙。必有所據矣。汪氏曰。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。則伯姬三十餘矣。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。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。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。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。

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。媼之送燕后也。持其踵爲之泣。祭祀必祝之。祝曰。必勿使返。六國時且然。況文武之世乎。

桃之花後於梅。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。梅之花先於桃。而詩以興昏姻之後時。何也。夫婦之道在生育。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。桃後梅而花。反先梅而實。故曰有蕢其實。言桃有實則成樹。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。若傾筐墜之。則過時而美盡。其育不繁矣。易曰。枯楊生花。何可久也。老婦士夫。亦可醜也。

人臣之於公也。勞則於私也。必逸。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。而家無事焉。故曰。退食自公。委蛇委蛇。言無私營。無私交也。不然。張湯之造請諸公。無間寒暑。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。何委蛇之有。

士昏禮。主人爵弁纁裳。從車二乘。婦車亦如之。昏義。壻親迎之後。出御婦車。而壻授綏。御輪三周。故曰。之子于歸。言秣其馬。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。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。愛之深。不覺詞之昵也。不言御車而言秣馬。欲速其行。且微其詞也。又左傳有返馬之文。鄭詩有同車之語。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。若箋言禮。

饌則納徵無用馬者。詩人言此亦贅矣。

詩疑問曰。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。召南曰鵲巢。采蘋。采芣。不及草蟲。何歟。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。請得而臆對之。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。佐君以造邦也。采蘋言奉祭祀不失職也。采芣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。婦德之大莫大於事宗廟。循法度。佐君子。故婦順備而內和理。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。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。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。婚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。御衽席於奧之時也。始曰我心降。再曰我心說。又曰我心夷。其言近於褻矣。牀第之言不踰闔。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。坊記曰。子云。禮非祭。男女不交爵。以此坊民。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。故大享廢夫人之禮。詩之不歌草蟲。蓋坊民之微旨也。問者曰。然則召南有淫詩歟。曰。不然。序言能以禮自防。則樂而不淫者也。

舊謂草蟲在采蘋後。此徒以篇什先後言。且未可考也。

野有死麕。序謂惡無禮也。傳曰。凶荒則禮殺。猶有物以將之。野有死麕。羣田之獲而分其肉。疏曰。禮雖殺。須有物以將之。故欲得用麕肉也。如此。則詩人所言甚爲有禮。而序何言惡無禮乎。且吾未聞婚禮之用麕肉也。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。諸侯以聘享。遠方用幣。煩費不省。乃以白鹿皮方尺。緣以藻績爲皮幣。直四十萬。朝覲聘享。必以皮幣薦璧。然後得行。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。故士婚禮納徵。元纁束帛。儷皮。如納吉禮。注謂執束帛以致命。兩皮爲庭實。皮鹿皮。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。皮以鹿皮也。又婚禮。摯不用死帛。必可制。今日死麕。則不中禮之皮矣。曰白茅包之。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。非禮而求婚。

有誘之道焉。故曰吉士誘之也。林有樸楸。野有死鹿。言死鹿之不成皮。猶樸楸之不成林也。女惡之而不從。故曰白茅純束。有女如玉。言束者不可解。白者不可玷也。

劉昫唐書志曰。平王東遷。諸侯侮法。男女失冠婚之節。野廬之刺興。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。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耶。

何彼穠矣。明言平王。而舊說以爲武王。安城劉氏引棧樸之辟王。文王有聲之稱王后。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。蓋昔人誤認二南爲文王時詩。故曲說羨言。先後承襲若此。不知二南之詩。非一時所作。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。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。如甘棠行露。爲思慕召伯。則非作於召伯在位之日矣。何彼穠矣。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。周室旣微。而王姬下嫁。尙循婦道。則關雎鵲巢之化。及於後者遠。而被於人者深矣。於是美而附之召南。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。春秋書王姬歸諸侯。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。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。二者未知孰是。竊以肅雝之義求之。疑是歸桓公者。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於齊。傳曰齊侯來逆共姬。共固美諡。又與肅雝之意合也。

儀禮賈疏引鄭箴膏肓。言齊侯嫁女。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。未知何據。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。

單襄公曰。旱麓之榛楸殖。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。若夫山林匱竭。林鹿散亡。藪澤肆旣。君子將險哀之不暇。而何易樂之有。傳曰。天地變化草木蕃。天地閉賢人隱。故彼茁者葭。美王道之成也。何草不黃。知周

室之衰也。一繫二南之終。一繫小雅之末。其旨微矣。

邶鄘先衛。魏先唐。或曰。不與衛晉之滅國也。然檜滅於鄭。何以不先於鄭。且晉之滅魏。左氏傳有之。衛之滅邶鄘。吾不知其何所據也。今讀其詩。皆衛國之事。而山川土風。亦無不同。邶詩曰。亦流於淇。鄘曰。送我淇上。衛亦曰。瞻彼淇澳。在彼淇梁。鄘詩曰。在彼中河。邶曰。河水瀾瀾。衛亦曰。河水洋洋。誰謂河廣。俱非隣封異域也。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。不更言邶鄘何如也。又鄘詩所謂沫鄉。卽酒誥所謂沫邦。沫正康叔始封之地。而詩言云然。則邶鄘故商之諸侯。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。邶鄘既滅。衛之名邑。尙仍其舊。故所以作詩繫之。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。漢書地理志。周既滅殷。分其畿內爲三國。鄘以封紂子武庚。庸管叔尹之。衛蔡叔尹之。謂之三監。武王崩。三監叛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弟康叔。此又謂周公滅邶鄘。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。然書傳之說。蔡氏於康誥辨之詳已。張氏曰。邶鄘衛其音類也。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。歌魏歌唐則別之。歌鄭歌檜則遠之。別之可也。遠之義則鑿矣。

燕生子則委巢。爲戴嬀比也。燕鳩知雨則逐婦。爲棄婦詠也。氓之三鷺聞音則鳴和。爲朋友言也。伐鷦鷯性善飛。得風而逝。譬賢者之見幾決也。晨離性專一。擇木而巢。教使臣之行止慎也。四牡三鳩無戾天之翼。言亂政之治難期也。宛小隼無一定之棲。言訛言之息無時也。水風作而雨隨之。夫婦之象也。風生而雨益之。朋友之義也。然風甚者雨止。雨甚者風息。故夫婦有相棄乖。